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卷十七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毛詩注疏卷十七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頴達疏

小雅

南有嘉魚之什

序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大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箋樂得賢者與共立於朝相燕樂也音義自此至菁菁者莪六篇并亡篇三是成王周公之小雅成王有雅名公有雅德二人協佐以致大平故亦並為正也樂與之樂音洛又音岳徐五教反序文同大音泰後大平皆同朝直遥反下注同燕樂之樂音洛下

注皆同　䟽正義曰作南有嘉魚之詩者言樂與賢也當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君子之人已在位有職禄皆有至誠篤實之心樂與在野有賢德者共立於朝而有之願俱得禄位共相燕樂是樂與賢也經四章皆是樂與賢者之事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傳江漢之間魚所産也罩罩籗也箋云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言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遲之也喻天下有賢者在位之人將久如而並求致之於朝亦遲之也遲之者謂至誠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箋云君子斥時在位者也式用

也用酒與賢者燕飲而樂也音義烝之丞反王衆也罩張教反徐又都學反字林竹卓反云捕魚器也罶助角反郭云捕魚籠也沈音椶又音擭說其形非罩也逞直冀反下同樂音洛協句五教反得賢致酒歡情怡暢故樂疏正義曰言南方江漢之間有善魚者人將久如俱往罩而罩此善魚者人之所欲已自將罩以求之則思遅此魚皆欲得之矣以興在野天下之處有賢者時在朝君子久如並各樂而求之有至誠之心思遅此賢者欲致之於朝猶罩者之願魚也君子既至誠如此遂得賢者共立於朝君子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嘉善之賔既至用此酒與之燕飲以復歡樂耳心遅其來至即嘉樂是至誠樂與賢也傳正義曰言南知江漢間者以言善魚南方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之間且言善魚者謂大而衆多多大之魚必在大水南方大水唯江漢耳必取善魚者以喻賢者之有善德也此實興不云興也傳文略三章一云興也

舉中明此上下足知魚雖皆興也釋器云篧謂之罩李巡曰篧編細竹以為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篧也郭璞曰今魚罩然則罩以竹為之無竹則以荆故謂之楚篧重云罩罩者非一也箋正義曰烝塵釋言文釋詁云塵久也鄭欲烝為久故言烝塵也又云塵然猶言久然為如也不言烝烝為衆者以此罩魚喻求賢久如欲往罩之是欲魚之甚以興君子久如欲求賢為思遲之極若以為衆止見求魚之多無關思遲之義則於至誠之事不顯故云遲之謂至誠也重言罩罩衆自明矣不假復言衆也故云人將俱往是衆可知喻天下有賢在位之人久如並求之斯即在朝之君子衆皆求賢其並與俱皆出經重罩而求也君子斥時在位者皃鷖與此序皆云太平之君子彼注云君子謂成王與此不同者以彼序云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經陳祭天地宗廟是太平之君子為百神之主非王不然故知君子謂成王此序云樂與賢者共之言與賢共是等夷之稱非

人君之辭故知斥在位者也且人君求賢至誠不足以為美矣人臣事君多在專利以文仲之賢尚稱竊位知賢不妬自古所稀假有舉薦或事不獲已至誠者寡今太平君子至誠樂賢故所以為美耳下章箋曰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之似斥成王者此言君子博𨵦朝廷公卿孝經唯士言爭友大夫以上則有爭臣是公卿之於下民有臣之道且人之進賢唯善所在公叔文子升家臣於公所樂之賢或是己之私屬故箋言臣以通之王肅孫毓亦以為在位朝廷之求賢則毛亦不斥成王明矣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傳汕汕樔也箋云樔者今之撩罟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傳衎樂也音義汕所諫反樔也說文云魚遊水貌樔側交反字或作罺同撩力弔反又力條反沈力到反衎苦旦反

疏傳正義曰釋器云樔謂之

汕李廵曰汕汕以薄汕魚孫炎曰今之撩罟皆以今曉古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傳興也纍蔓也箋云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也君子有酒嘉賔式燕綏之箋云綏安也與嘉賔燕飲而安之鄉飲酒曰賔以我安音義樛居虬反瓠音護纍力追反本亦作虆同下遐嫁反疏正義曰言南方有樛然下垂之木甘瓠之草得上而纍蔓之以興在位有下下之君子故在野賢者得往而歸就之言君子之下下猶樛木之下垂賢者所以往矣又在位君子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嘉善之賔既來則用此酒燕飲而安之箋正義曰案鄉飲酒燕飲而安之無以我安之文燕禮司正洗觶南面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

安則此文在燕禮矣言鄉飲酒者誤也定本亦誤以南陔與由庚之箋皆鄉飲酒燕禮連言之故學者加鄉飲酒於上後人知其不合兩引故略去燕禮焉今本猶有言燕禮者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傳鵻壹宿之鳥箋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音義翩音篇鵻音隹本亦作隹復扶又反下同疏正義曰上章云君子思遲賢人此章言賢者願往翩翩而飛者是鵻鳥也此鳥由壹意於其所宿之木故久如欲來所以翩翩而飛來集於木也以喻在野之賢者有專壹之意我君子亦久如願來今來在於我君子之朝

言君子求之至故賢者意能專壹也在位君子之家有酒矣與此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來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思皆爲辭燕又燕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箋正義曰毛言壹宿義微故申之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夫不之鳥慤謹故將宿於木專壹其心故特以鵻鳥爲喻以鳥之擇木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此我謂君子也將久如而來遲之者賢者遲君子物類相感所以相思遲之也定本式燕又思下有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也俗本多無此語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序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箋人君得賢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南山之有基

址音義為如字又于偽反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傳興也臺夫須也萊草也箋云興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傳基本也箋云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者置之於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為國家之本得壽考之福音義萊音來夫音符樂上音岳下音洛疏正義曰言南山所以得高峻者以南山之上有臺北山之上有萊以有草木而自覆蓋故能成其高大以喻人君所以能令天下太平以人君所任之官有德所治之職有能以有賢臣

各治其事故能致太平言山以草木高大君以賢臣尊顯賢德之人光益若是故我人君以禮樂樂是有德之君子置之於位而尊用之令人君得為邦家太平之基以禮樂樂是有德君子又使我國家得萬壽之福無有期竟所以樂之也傳正義曰臺夫須釋草文舍人曰臺一名夫須陸璣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為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傳云臺所以禦雨是也十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又周禮云萊五十畝萊為草之總名非有别草名之為萊陸璣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兖州人烝以為茹謂之萊蒸以上下類之皆指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矣此山有草木成其高大而車舝箋云析其柞薪為蔽罔之高者以興喻者各有所取若欲覩其山形草木便為蔽障之物若欲顯其高大草木則是裨益之矣言不一端矣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

壽無疆箋云光明也政教明有榮曜音義疆居良反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箋云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音義杞音起草木疏云其樹如樗一名狗骨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傳栲山樗杻檍也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傳眉壽秀眉也箋云遐遠也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茂盛也音義栲音考杻女九反樗勑居反檍音憶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傳枸枳枸楰鼠梓樂只君子遐不黄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傳黄黄髪也耇老艾養保安也音義枸俱甫反楰音庾楸屬枳諸氏反耇音茍壽也艾五蓋反沈音刈疏傳正義曰枸釋木無文宋玉賦曰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璣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楰鼠梓釋木文李巡曰鼠梓一名楰郭璞曰楸屬也陸璣疏曰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釋詁云黄髪耇老壽也舍人曰黄髪老人髪白復黄也孫炎曰耇面凍梨色如浮垢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箋云

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閒歌魚麗笙由

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

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

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意音義此三篇義與南

陔等同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丘在南山

有臺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閒古莧反

疏正義曰有其義而亡其辭亦毛氏所著於後行別

記之箋正義曰此鄭亦本其所用所亡之事也此

三篇鄉飲酒燕禮亦用焉亦者亦南陔等也即言其事之用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鄉飲酒燕禮二篇俱有此辭也言間歌者堂上與堂下遞歌不比篇而間取之笙者在笙中吹之所以亡者亦遭亂而亡亦如南陔等遭戰國及秦之亂而失之也因此亡詩事終更述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宫亦詩篇名也以對鹿鳴而入管用故知詩篇名也辭義皆亡今無以知其篇第所在之意也篇第所在皆當言處云之意者以無義可推尋而知故云意也案魚麗武王詩也而與嘉魚間歌南陔等三篇亦武王詩也乃在堂下笙歌之是武王之詩得下管用之也新宫制禮所用必在禮前而作不知武王詩也成王詩也此箋因亡詩事終而言之耳不謂當在成王詩中故曰無以知其篇第之意也案禮射義諸侯以貍首為節以彼類之當在召南但名南無亡詩之比故鄭於譜言辭義皆亡者

對六篇有義無辭新宮并義亦無故言皆亡不謂巳為作序與經俱亡若子夏為之作序何由辭及目篇并六月連序並無存者以此知孔子録而不得子夏不為之序也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計孔子時年三十餘矣所以録不得者詩之逸亡必有積漸當孔子之時道衰樂廢自宋公賦新宮至孔子定詩三十餘年其間足得亡之也聖人雖無所不知不得以意録之也

序蓼蕭澤及四海也箋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音義蓼音六薄音博諸本作外敷注音芳夫反四海海者晦也地險言其去中國險遠稟政教昏昧也長張丈反

疏正義曰作蓼蕭詩者謂時

王者恩澤被及四海之國也使四海無侵伐之憂得風雨之節書傳稱越裳氏之譯曰吾受命吾國黄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遠往朝之是澤及四海之事經四章皆上二句是澤及四海由其澤及故其君來朝王燕樂之亦是澤及之事故序總其目焉經所陳是四海君蒙其澤而序漫言四海者作者以四海諸侯朝王而得燕慶故本其在國蒙澤說其朝見光寵序以王者恩及其君不可遺其臣見其通及上下故直言四海以廣之箋正義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釋地文李巡曰九夷在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六蠻在南方孫炎曰海之言晦晦闇於禮儀也雒師謀我應注皆與此同職方氏及布憲注亦引爾雅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數既不同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本有兩文今李巡所注謂之四海之下更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孫炎郭

璞諸本皆無也李巡與鄭同時鄭讀爾雅蓋與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爾雅本有二文者由王所服國數不同故異文耳亦不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正據何時也此及中候直言四海不列其數故引上文解之職方列其國數唯五戎六狄與爾雅六戎五狄上下不同餘則相似故據下文也布憲則秋官承夏官之下故同於職方焉周禮注據爾雅下文九夷八蠻六戎五狄當四海者以明堂位陳周公朝於明堂之時其數與之等是周時之驗故據之焉明堂位與職方不同者鄭志答趙商云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耳爾雅雖有與周皆兩數耳無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之也是鄭疑兩文必有一誤但無國數可明故不敢定之耳四海之於王者世一見耳此經說四海來朝應是攝政六年時事當與明堂位同直以漫言四海故取爾雅上句謂之四海之文充之其實此當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也國在九州之外者明

四海不屬九州其州長所不領故周禮曰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是也若然下文蠻荆謂荆州之蠻堯典曰流共工于幽州注云幽州北裔則四海亦有在九州之内者矣言外者以大凡化内非州牧所領則謂之四海之國其境所居不妨在九州之内禹貢萬里大界盡以九州目之故得有荆州之蠻及幽州爲北裔也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是雖有大者爵不過子也大者曰子小者曰男而已左傳曰驪戎男是也若殷爵三等無子男則四夷之君爲伯爵也而書序曰武王勝殷巢伯來朝注云巢伯南方諸侯世一見者以武王即位來朝是九州外爲伯又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明四海是九州之外也何者既言州十有二師是九州之内立師也又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四海在九州之外矣所引者臯陶謨文也檢鄭所注尚書經作外薄今定本作外敷恐非也彼注云九州州立十

二人為諸侯之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
其職此建五長即下曲禮所謂子故彼注云子謂九
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為之子子
猶牧是也案彼上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鄭以為禹
治水輔成五服土方萬里以七千里内為九州七七
四十九千里者之方四十九以其一為畿内餘四十
八八州分之各得方千里者六計一州方百里之國
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計一州有
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為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
一千二百國以百國立一師故州有十二師鄭又云
八州九千六百國又四百國在畿内以子男備其數
是鄭計充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之文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傳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湑湑然
蕭上露貌箋云興者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諸侯亦

國君之賤者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為遠國則不及也既見君子我心寫兮傳輸寫其心也箋云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我心寫者輸其情意無留恨也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箋云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音義湑息敘反長如字又張丈反為于偽反朝直遥反見賢遍反下燕見同

疏正義曰言蓼然長大者彼蕭斯也此蕭所以得長大者由天以善露潤之使其上露湑湑然盛兮以文得其長大耳以興得所者彼四夷之君此四夷之君所以得所者由王以恩澤及之使其恩澤豐多故令其

得所耳然此蕭是香物之微者天不以其微而不潤也喻四海諸侯乃國君之賤者王不以其賤而不及也遠國既蒙王澤乃來朝見自言已既得朝見君子之王者我心則輸寫盡兮無復留恨在國恐不得見今來得見則意盡也朝之後王又與之燕飲而笑語兮感王之恩皆稱揚王之德美是以使王得有聲譽又常處天子之位兮言為天子所保不憂危亡也傳正義曰釋草云蕭荻也李廵曰荻一名蕭郭璞曰即蒿也下章瀼瀼泥泥皆重言故此亦為湑湑也湑湑露在物之狀故為蕭上露貌箋正義曰生民曰取蕭祭脂郊特牲曰爇蕭合馨香是蕭為香物也雖香而是物之微者以喻四海諸侯亦是國君之賤者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傳瀼瀼露蕃貌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傳龍寵也箋云為寵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己

也其德不爽壽考不忘傳爽差也音義瀼如羊反徐又乃剛反蕃音煩被皮寄反疏正義曰言遠國之君蒙王恩澤令皆來朝既得見君子之王者為君所寵遇為君所光榮得其恩意又燕見笑語使四海稱頌之不忘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傳泥泥霑濡也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傳豈樂弟易也箋云孔甚燕安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傳為兄亦宜為弟亦宜音義泥乃禮反豈開在反本亦作愷下同後豈弟放此弟如字本亦作悌音同後皆放此樂音洛下篇同易夷豉反疏正義曰遠國之君既朝見君子為君子所接遇故皆甚安而情又喜樂以怡易也君子既接遠國得所而又燕見以盡其歡是君子為人之能宜為人兄

宜為人弟隨其所為皆得其宜故能有善德之譽壽豈樂之福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傳濃濃厚貌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傳鞗轡也革轡首也沖沖垂飾貌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箋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攸所也音義濃奴同反又女龍反鞗徒彫反沖直弓反徐音同又音敕弓反軾音式鑣彼苗反

疏正義曰言遠國之君既見君子之王者又蒙垂意燕見於己說其燕見之車飾君子所乘燕見之車鞗皮以為轡首之革垂之沖沖然其在軾之和鈴與衡鑣之八鸞其聲雝雝然乘是車服屈己之尊降接卑賤恩遇若是是王為主得所故宜為萬

福之所同皆得歸聚之傳正義曰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璞曰轡靶也然則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鞗皮為之故云鞗革轡首垂也鞗革即言沖沖故知垂飾貌在軾曰和和亦鈴也以其與鸞相應和故載見曰和鈴央央是也在鑣曰鸞謂鸞鈴置於馬之鑣郭璞曰鑣馬勒傍鐵也言置鈴於馬口之兩傍此無文也故鄭不從之禮記注云鸞在衡駟鐵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鸞不在鑣知此天子所乘以迎賓則亦乘車也鸞不當在鑣矣此箋不易之者以駟鐵已明之此從可知也箋正義曰既見君子即言鞗革沖沖和鸞雝雝是見君子車上有此飾故知說天子之車飾也解所以得見天子車飾者以諸侯燕見天子必以車迎於門是以云然此既見天子之言為朝見之後則燕見之皆是見君子之事故蒙上既見之文也知燕見迎諸侯者以王唯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耳其朝宗當迎之故秋官大行人說車迎之法賓主步數從六服諸侯

尚有車迎則四夷之君車迎可知燕主歡心不可不接既然迎接不得無車故燕禮云若四方之賔公迎之于大門内是燕有迎法也以唯首章言燕笑語兮是燕時事故知此見車飾亦是燕時事案大行人上公九命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賔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侯伯以七為節立當車疾擯者四人子男以五為節立當車衡擯者三人注云王立當軫又鄭注下曲禮以春夏受贄於朝受享於廟以生氣文也秋冬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鄭又以覲禮不出迎諸侯則冬遇亦不迎然則秋冬燕見亦無出迎之法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序湛露天子燕諸侯也箋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音義湛直減反疏正義

曰作湛露詩者天子燕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與之燕飲美其事而歌之經雖分別同姓庶姓二王之後皆是天子燕諸侯之事也蓼蕭序不言天子此及彤弓獨言天子者此及彤弓燕賜諸侯之事既言諸侯不得不言天子以對之蓼蕭序不言諸侯文無所對故不言天子也四章雖皆說天子燕諸侯之事而皆首章見天子於諸侯之義下三章見諸侯於天子之事首章言王燕諸侯雖至於夜留與飲燕無問同姓異姓皆不醉不歸是天子恩厚之義也下三章乃分別說之二章言同姓則成夜飲之禮非同姓讓之則止三章言庶姓卒章言二王之後不得成其夜飲故云善德善儀言其不至於醉也首章直言湛湛露斯不指所在之物總下章云草木也故下章各言草木以充之以同姓一類故廣舉豐草庶姓非一族之人喻以異類之木二王之後同為天子所尊譬之同類之木各取其所象也豐草杞棘言露在桐椅不言露

在承上露在可知天子燕諸侯之義備於此矣不言異姓與三恪者兄弟甥舅禮雖不同要夜飲之義非宗不可則異姓從庶姓禮也三恪畀於二代其亦在異姓中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傳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露雖湛湛然見陽則乾箋云興者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儀有似醉之貌諸侯旅酬之則猶然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晞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厭厭安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

醉而不出是渫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爾族人猶羣臣也其醉不出不醉出猶諸侯之儀也飲酒至夜猶云不醉無歸此天子於諸侯之儀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音義晞音希厭於鹽反韓詩作愔愔和悅之貌渫息列反疏正義曰湛湛然在物上者露斯也此物得露而湛湛然柯葉低垂非見日之陽則不得乾而舒故也以興諸侯受王燕飲而醜戎然威儀縱弛非天子之賜爵則不承命而嚴肅也是王燕諸侯恩厚至於厭厭安閒之夜尚與燕飲其意殷勤以留賓客言不至於醉不得歸也傳正義曰此在物而湛湛是盛也與王隆厚於諸侯故以盛為喻以陽為乾物故知日也箋正義曰露之所霑

必在草木此言所在以總下文故箋亦順經直言在物物正謂下章豐草杞棘也柯謂枝也露在於葉則令柯亦低故言柯葉低垂草木通然非木柯而草葉也此燕諸侯之詩露比王燕諸侯物得露而低猶諸侯得酒而醉故喻諸侯受燕爵其威儀有似醉之貌也其醉必在燕末諸侯旅酬則然以舉行旅酬燕末之事故以露見日而乾喻諸侯有承命之事燕之天子有命唯賜爵耳故言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乾也傳正義曰楚茨云備言燕私傳曰燕而盡其私恩明夜飲者亦君留而盡私恩之義故言燕私也解夜飲之意言宗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宗子或與之圖事則當飲之酒若宗子不飲之酒使不醉而出是不親族人也若族人飲宗子酒至醉仍不出是渫慢宗子也言此者明宗子之義族人雖醉尚留之飲族人之義雖不至醉亦當辭出不得盡宗子之意是主法自當留賓賓則可以辭主去天子於諸侯義亦當然書傳曰既侍其宗然

後得燕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毛伏俱大儒當各有所據而言也箋正義曰申毛之意言傳所稱宗子飲族人之事者以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以天子比宗子族人比羣臣是假託之也族人至醉而有出有不出之二塗猶諸侯至醉亦當辭出若不辭出是湛慢王也是以諸侯皆當辭出但王得其辭異姓則聽之出同姓則留之飲也又解燕飲當以晝所以淫飲至夜猶云不醉不歸者此天子於諸侯之義言天子與諸侯為主雖終日而未盡歡故留之夜飲使至於必醉也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是燕必至夜故欲留之夜飲也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為燭於門外是兩階門庭皆有燭也彼兩階與門言執燭唯庭言大燭此云皆設大燭者因彼有大燭總而言之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傳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箋云豐草喻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於是乃止此之謂不成也

音義飲桓之飲於鴆反

疏正義曰湛湛然者彼露斯也此露在彼豐草之上豐草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興王之燕飲於彼同姓諸侯此同姓諸侯得王燕飲則威儀寬縱也王與歡酣至於厭厭安閒之夜留之私飲雖則辭讓以其宗室之故則留之而成飲不許其讓以崇親厚焉箋正義曰鄭以經言載考言則成

對有不成者既天子欲留之而有不成者明是賔讓之也故言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讓之則止也獨言庶姓除同姓皆爾故以庶姓總之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至於是止莊二十二年左傳有其事引之以證異姓不得成夜飲之義故云此之謂不成也飲桓公酒者桓公至敬仲之家而敬仲飲之酒也故鄭志答張逸云時桓公館敬仲若哀公館孔子之類杜預亦云桓公賢敬仲之故幸賢人之家是也言卜晝不卜夜者服虔云臣享君必卜示敬慎也此燕諸侯王為之主彼桓公飲酒敬仲為主而得證此者君適其臣君為主人其進退在君所裁敬仲之辭與諸侯之讓同故得為證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箋云杞也棘也異類喻庶姓諸侯也令善也無不善其德言飲酒不

至於醉疏正義曰湛湛然者露斯此露在此杞棘之木此杞棘之木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興王之燕飲在彼庶姓之諸侯此庶姓諸侯得王燕飲皆威儀寛縱也此庶姓明信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醉莫不皆善其德使之無過差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傳離離垂也箋云桐也椅也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也其實離離喻其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飲酒不至於醉徒善其威儀而已謂陔節也音義椅於宜反木名也陔古哀反字亦作祴音同戒也疏正義曰其桐也其椅也言二樹當秋成之時其子實離離然垂而蕃多以興其杞也其宋也二君於王燕之時其薦

俎衆多而於王為客加其厚恩故也此二王之後樂易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醉莫不善其威儀令可觀望也箋正義曰以此變言在其實當燕之時唯酒與薦俎酒則樽不屬賓賓所専者唯薦俎耳昭二十五年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為客是二王之後其尊與諸侯殊絶故知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此美天子之燕諸侯無不醉之理故燕飲賓醉乃出是燕未必醉也此與上章善威儀箋皆云不至醉者言其緼藉自持不至醉亂内實困酒空善外儀故云徒善其威儀而已又言善儀早晚謂陔節當奏陔夏之節猶善威儀以其美人必舉其終故知當陔之節也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夏取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内霤遂出是也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故據燕禮以況之二王之後燕罷而出不必奏陔夏

湛露四章章四句

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箋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饗禮之於是賜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音義彤徒冬反彤弓赤弓也愾苦愛反很也杜預云很怒也說文作鎎火既反云怒戰也玈音盧黑弓也本或作旅字訛疏正義曰作彤弓詩者天子賜有功諸侯諸侯有征伐之功王以弓矢賜之也經三章上二句言諸侯受王彤弓是賜之事下四句言王設樂饗醻而行饗亦是賜之事故云錫以兼之箋正義曰自諸侯敵王所愾盡玈弓矢千除饗禮一句以外皆文四年左傳甯武子辭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也引左傳者解有功賜之由王賜諸侯非唯弓矢而已獨言彤弓者以弓矢為重故又引王制以明之言敵王所愾者敵者當也愾恨也

謂夷狄戎蠻不用王命王心恨之命諸侯有德者使征之諸侯於是以王命興師以討王之所恨者為雠敵而伐之既勝而獻其所獲之功於王王親受之又設饗禮禮之於是賜之弓矢也獻功者伐四夷而勝則獻之其伐中國雖勝不獻故莊三十一年左傳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是中國之功不獻捷也其獻唯四夷之功乃獻之其賜有功則賜之不須要四夷之功始賜之也晉文侯夾輔周室平王東遷洛邑無伐四夷之功王亦賜之弓矢尚書文侯之命是其事也經先言受弓後說饗鄭先言饗禮之乃言賜弓矢者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將賞則加膳加膳則飫賜將欲賞人尚加殽膳況弓矢之賜賞之大者焉得無其禮也為賜以設饗而賜之故鄭先言饗也其饗之日先受弓矢之賜後受獻醻之禮也且王以賜弓為重故經先言賜弓後言饗之事也若僖二十八年左傳說晉文公敗楚於城濮

獻功於王王饗醴命晉侯宥下乃言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以弓矢似先饗後賜者彼饗醴命宥別行饗禮非賜日之饗也故丁未獻俘己酉設饗是先饗禮以勞其功他日乃賜之弓矢更加策命其賜之日別行饗禮則此經所云是與彼饗別也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於時不賜特行饗醴以此知城濮之言饗禮者非賜日之饗賜之日實行饗禮而左傳宥武子云以覺報宴者杜預云歌彤弓者以明報功宴樂非謂賜時設饗禮宥武子所言及晉文侯文公所受皆并有玈弓此詩獨言彤弓者以二文皆先彤後玈形少玈多舉重可以包輕故直言彤弓也有弓則有矢言弓則矢可知故亦不言矢也傳文直云玈弓矢千定本亦然故服虔云矢千則弓十是本無十玈二字矣俗本有者誤也首章爲總目下二章分而述之以相成也毛以藏之者爲藏之於其家以示子孫先

櫜之乃載以歸後始藏於其家以藏為重先言之藏於家受後之事致其意而言之非受時也好之喜之由悅樂而賜之故舉之為總也饗之是大禮之名右之醻之是饗時之事亦饗為總也鄭亦首章為總但藏載於車即是受時之事為異耳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傳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弨弛貌言我也箋云言者謂王策命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受出藏之乃反入也我有嘉賓中心貺之傳貺賜也箋云貺者欲加恩惠也王意殷勤於賓故歌序之

鐘鼓既設一朝饗之箋云大飲賓曰饗一朝猶早朝音

義弨尺昭反說文云弓反也字林充小反弛式氏反歆於鴆反疏正義曰毛以為諸侯受天子所賜彤赤之弓弨然而弛既天子以此賜我我則於王受之矣既受之我當於家藏之以示子孫不忘大功也於時王既賜諸侯以弓又饗禮禮之我有嘉善之賓中心至誠而既賜之以鐘鼓既為之設一旦早朝大設禮而饗之鄭以敘王之意言我彤赤之弓弨然弛兮以賜諸侯則受策命之言與此賜之弓出而藏之乃反之入也餘同

傳正義曰彤赤故言朱弓周禮無彤弓之名言講德習射則彤弓周禮當唐弓大弓也夏官司弓矢有六弓王弧夾庾唐大鄭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曰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强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也如是則鄭以此彤弓及旅弓於周禮為唐大故言勞者受得

之後則以學射故云以講德習射也但唐大者是其體强弱之名此彤旅者為弓色之異稱為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漆之為色赤之而已彤既是赤則知旅者為黑也色以赤者周之所尚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為重耳為其體同異未聞王以有功者受彤弓彤弓之賜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勞者此傳言彤弓以講德習射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此彤弓必當唐大二者之中有之耳其必當唐大亦未能審旅弓與彤弓俱賜勞者蓋亦當唐大乎服虔云旅弓以射甲革椹質則以旅弓當周禮之弧安得賜旅弓多彤弓少則體不得過之而以彤為學射當唐大合七成規旅弓為王弧合九成規準之周禮非甚差也周禮又有八矢弓弩各四其弓之矢有枉殺矰恒而恒矢云用諸散射鄭云散射謂禮射及習射與此講德習射事同則彤矢旅矢當周禮恒矢也弨弛貌說文云弨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此言弨弛貌則受弓矢者皆定體之弓弛而賜之至於凡平敵體自

出臨時之宜故曲禮有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弓定體未定體之事不與此同傳訓言爲我不解藏義王肅云我藏之以示子孫也箋正義曰鄭以此歌本敘王意故云有嘉賓既敘王意不得諸侯言我受藏之也晉文公受弓矢之賜傳稱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此與彼同宜有策命故知言者謂王命策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左傳策命晉侯之文是其事也此直言藏之則受出藏之乃反入者以傳說晉文公既從命云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故知之箋以言王中心以貺之是中心誠實非飾貌矯情是殷勤於賓也由王如此故復作詩歌而敘之解此彤弓之意以王中心之實故歌之以示法耳饗者烹大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故曰大飲賓曰饗謂以大禮飲賓獻如命數殽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言一朝者言王殷勤於賓早朝而即行禮故云一朝猶早朝以燕如至夜饗則如其獻數

禮成而罷故以朝言之昭元年左傳云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傳載以歸也箋云出載之車也我有嘉賓中心喜之傳喜樂也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傳右勸也箋云右之者主人獻之賔受爵奠于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音義樂音洛右毛音又鄭如字薦右也卒遵律反本或作啐者誤也啐音七内反疏傳正義曰下章言醻醻賔之前止有獻賔初獻未得名為勸則勸者非以酒勸賔謂設饗禮勸其功也故成二年左傳曰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是也此勸既非勸酒故卒章醻亦不得醻酒傳醻報言為饗以報其功故左傳曰以覺報燕是也箋正義曰案燕禮云主人筵前獻賔賔西階

上拜筵前受爵反位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於薦右興取肺坐絶祭嚌之興加於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此鄭略其事故言之謂右之者即此燕禮所言奠於薦右之謂也彼啐酒即此卒爵爵即酒也鄭以下言醻之為醻賓故此右之爲當獻賓既獻賓賓受而奠之於薦右是言之可以明主之獻賓故作者舉以表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傳櫜韜也我有嘉賓中心好之傳好説也鐘鼓既設一朝醻之傳醻報也箋云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醻醻猶厚也勸也音義櫜古刀反韜本又作弢吐刀反弓衣也好呼報反説音悅醻本又作酬市由反酢才

洛反疏箋正義曰案燕禮賔既受獻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賔以虛爵降賔坐取觚奠於篚下盥洗卒盥揖升酌以酢主人於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又曰遂卒爵是主人獻賔賔酢主人也又曰主人盥洗升媵觚於賔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賔賔降筵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又曰主人酌膳賔西階上拜受爵於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賔升席坐祭酒遂奠於薦東是主人又飲而酌賔曰醻也其鄉飲酒亦然彼注醻勸酒與此厚勸一也𮗚葉傳曰醻導引主人又飲以導賔而醻之傳訓醻為報是傳意醻之不施於飲酒明矣故王肅云醻報功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序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箋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

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音義菁子丁反莪五何反長張丈反下注並同樂音洛下并注同選雪戀反

疏正義曰作菁菁者莪詩者樂育材也言君子之為人君能教學而長育其國人使有材而成秀進之士至於官爵之君能如此此則為天下喜樂矣故作詩以美之經四章言長養成就賜之官爵皆是育材之事也南有嘉魚言樂與賢也南山有臺云樂得賢者彼謂在位及人君於時樂求賢者本在上之心非下人所樂此則下人所樂樂君之能育材與彼別又經言喜樂者謂被人君所育者以被育有材得官爵而喜又序言喜樂之者他人見之如是而喜樂之非獨被育者也作者述天下之情而作歌耳箋正義曰箋解樂育材者樂養之以至於材故言教學之漸至於官爵也王制云與立小學大學乃言若有循教若鄉人子弟卿大夫餘子皆入學九年大成名曰秀士又

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太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太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又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注云進士可進受爵祿又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如是從鄉人中敎之為秀士是敎學之從秀士漸至於進士是養之以漸也進士論材任官而又爵之是至於官爵之也其養成為此五士是長育人材也進士是材之大成故官爵以進士為主但人材有限官有尊卑其進士以下學已大成超踰倫輩亦可隨材任之不必要至進士始官之也卒章箋云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廢是秀士以上皆可為官也定本無進士二字誤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傳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

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箋云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不征役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箋云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見則心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疏正義曰言菁菁然茂盛者蘿蒿也此蘿蒿所以得茂盛者由生在阿中得阿之長養故茂盛以興德盛者是學士也此學士所以致德盛者由升在彼學中得君之長育故使德盛人君既能長育人材教學之又能官而用之故此學士既見君子則心喜樂且又有禮儀見接也又君子能養材與官又接之以禮故下所以歌之也言此養莪者以沚則有水之潤阿陵有所居之勢草得於中而長遂故言長也傳正義曰釋草云莪蘿蒿也舍人曰莪一名蘿郭璞曰今莪蒿也陸璣疏云莪蒿也一名蘿蒿也

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蔞蒿是也箋正義曰以下云錫我百朋得祿之事故此樂者為得官而樂也既樂為官爵之又云且有儀且兼事之辭故為君子以禮儀接己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傳中沚沚中也既見君子我心則喜傳喜樂也音義沚音止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傳中陵陵中也既見君子錫我百朋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為朋賜我百朋得祿多言得意也疏箋正義曰言賜我是入己之辭故為得祿也言古者貨貝言古者寶此貝為貨也五貝者漢書食貨

志以為大貝牡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為五也言為朋者為小貝以上四種各一貝為一朋而不成者不為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故志曰大貝四寸八分以上直錢二百一十文二貝為朋牡貝三寸六分以上直錢五十文二貝為朋幺貝二寸四分以上直錢三十文二貝為朋小貝一寸二分以上直錢一十文二貝為朋不成貝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文是也以志所言王莽時事王莽多舉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貝焉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傳楊木為舟載沉亦浮載浮亦浮箋云舟者沉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君用人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才無所廢既見君子我心則休箋云休者

休休然音義汎方劒反休虛虬反美也疏正義曰言汎汎然楊木之舟則載其沉物則載其浮物俱浮水上以興當時君子用其文者又用其武者俱致在朝言君之於人唯才是用故既見君子而得官爵我心則休休然而美載飛載止及載震載育之類箋傳皆以載為則然則此載亦為則言則載沉物則載浮物也傳言載沉亦浮箋云沉物亦載則以載解義非經中之載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序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

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
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
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
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
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
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
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
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箋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音義從此

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樂音洛篇末注同缺苦悦反蓄勑六反隊直類反夏户雅反疏正義曰此經六章皆是北伐之事序又廣之言宣王所以北伐者由於前厲王小雅盡廢致令四夷交侵以故汎敘所廢之事焉鹿鳴言和樂且耽故廢則和樂缺矣以下廢缺其義易明不復須釋由庚以下不言缺者敘者因文起義明與上詩别主見缺者為剛君父之義不言缺者為柔臣子之義以文武道同故俱言缺周公成王則臣子也故變文焉由儀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故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此與由庚全同由庚言陰陽此言萬物者由庚言由陰陽得理萬物得其道由儀則指其萬物生得其宜本之於陰陽所以異也此二十二篇小雅之正經王者行之所以養中國而威四夷今盡廢事不行則王政衰壞中國不

守四方夷狄來侵之中夏之國微弱矣言北狄所以來侵者為廢小雅故也厲王廢之而微弱宣王能禦之而復興故博而詳之而因明小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此篇北伐下篇南征蠻狄之侵則有之矣其戎夷則小雅無其事厲王之末天下大壞明其四夷俱侵也江漢命召公平淮夷明是厲王之時淮夷亦侵也唯無戎侵之事葢作者所以不言耳假使無戎侵亦得言四夷矣定本此序注云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㝎集本及諸本並無此注首章傳曰日月為常周禮王建大常二章傳曰出征以佐其為天子是自於已之辭觀此則毛意此篇王自征也卒章傳曰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内言與似共留不去之辭者王肅云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迫伐追逐乃至於太原如肅意宣王先歸於京師吉甫還時王已處内故言與孝友之臣處内也肅以鎬為鎬京未必是毛毛之意其言宣王先歸或

得傳旨不然不得截常簡閱遣將獨行也則毛意上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還之後遣吉甫行也故三章再言薄伐上謂王伐之下謂吉甫伐之也鄭以為獨遣吉甫王不自行王基即鄭之徒也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孔晁云王親自征耳孔晁王肅之徒也言六月王親行常武王不親行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非王親征也又曰王奮厥武王旅嘽嘽皆統於王師也又王曰還歸將士稱王命而歸耳非親征也案出車文王不親而經專美南仲此篇亦專美吉甫若將帥之從王而行則君統臣功安得言不及王而專歸美於下若王自親征飲至大賞則從軍之士莫不在焉何由吉甫一人獨多受祉故鄭以此篇為王不親行也常武言王旅容可統之於王經云赫赫業業有嚴天子說天子之容復何統乎又遣將誓師可稱王意經言王曰還歸事在既克之後事平

理自當還在軍將所專制何嘗假稱王命始還師也以此知常武親征為得其實孫毓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為長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傳棲棲簡閱貌飭正也日月為常服戎服也箋云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戎車革輅之等也其等有五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玁狁孔熾我是用急傳熾盛也箋云此序吉甫之意也北狄來侵甚熾故王以是急遣我王于出征以匡王國箋云于曰匡正也王曰今女出征玁狁以正

王國之封畿音義棲音西飭音勑依字從力修飾之字從巾不同也今人食邊作方以為脩飭之字借作勑音非騤求龜反閱音悅熾尺志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王當盛夏六月之時王以北狄侵急乃自征而禦之簡選閱擇其中車馬士衆棲棲然其所簡練戎車既皆飭正矣戎車所駕之四牡又騤騤然強盛王乃載是日月之常建之於車及兵戎之服以此而伐玁狁也王所以六月簡閱出兵者由玁狁之寇來侵甚熾我王是用之故須急行也王於是出行征伐以匡正王之國也鄭以為吉甫受命六月北征即閱士衆棲棲然所簡戎車既齊正矣所乘四馬皆強壯騤騤然乃載是常從戎韋弁之服以出征也吉甫意云所以六月行者以北狄來侵甚盛我王是用遣我之急也王曰今汝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我故盛夏而行也傳正義曰以棲棲非六月之狀故為簡閱貌也日月為常春官司常文謂之王旌畫日月也服戎服也即亦韋弁服

也但分爲二事故與鄭異箋正義曰以征伐之詩多矣未有顯言月者此獨言之故云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革路以即戎故知戎車革路之等也春官車僕掌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之倅注云此五者皆兵車所設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屏車所用對敵自蔽隐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是其等有五也吉甫用所乘兵車亦革路在軍所乘與王同但不知備五戎以否鄭因事解之不必備五也言戎車之常服韋弁服者以上言戎車既飭即載是常服是則戎車載之故云戎車之常服也言載之者以戎服當戰陳之時乃服之在道未服之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春秋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周禮云韋弁皮弁服皆素裳白舄又雜問志云韎韋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者以淺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知淺赤

者以詩言韎韐有奭以韎韐茅蒐染之而奭為赤貌若不淺則絳故知淺赤也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注云韋弁韎韐之弁其服蓋韎布以為衣而素裳不韎皮為衣者以卿之歸饔餼當用皮弁以權事之宜而用韋弁故彼注云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也取相近耳以皮弁衣故彼韋弁衣用赤布也以皮韋同類故孝經注曰田獵戰伐冠皮弁援神契云皮弁素積軍旅也皆以皮弁統韋言之若分別言之戰伐用韋不用皮也此所載者據將帥服耳其餘軍士之服下章言既成我服是也通皆韋皮故坊記注云唯在軍同服耳知者僖五年左傳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是同也禮在朝及齊祭君臣有同服多矣鄭獨言在軍者為僕右無也以君各以時服僕右恆朝服至在軍則同故言唯耳不謂通於他事鄭以王不自親征吉甫述王之辭故言王曰毛氏於詩言于者多為於為往所以為王自征耳言王國者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畿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傳物毛物也則法也言先教戰然後用師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傳師行三十里箋云王既成我戎服將遣之戒之曰日行三十里可以舍息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傳出征以佐其為天子也箋云王曰令女出征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禦北狄也音義比毗志反齊同也疏正義曰毛以為宣王之征所簡車馬者乃比同力之物四驪之馬此四驪之馬先以閑習之維有法則矣所以今用之維此六月之時既成我軍士之戎服我軍士戎服既成於是師行日三十里耳王於是出行征伐玁狁成己為天子之大功也鄭唯以吉甫獨行王于為曰為異

餘同傳正義曰夏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是毛物之文也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連言毛物以曉人也然則比物者比同力之物戎事齊力尚強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騵彭彭又曰乘其四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騏駵是中騧驪是驂是也以言閑之是以先閑習故知先教戰而後用師也書傳曰征伐必因蒐狩以閑之閑之者何貫之貫之何習之是也此述宣王之征是師行之事美事明得禮故諸軍法皆以三十里為限漢書律歷志計武王之行亦準此也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傳脩長廣大也顒大貌薄伐玁狁以奏膚公傳奏為膚大公功也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傳

嚴威嚴也翼敬也箋云服事也言今師之羣帥有威嚴者有恭敬者而共典是兵事言文武之人備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箋云定安也音義顒玉容反說文云大頭也嚴如字共鄭如字注下同王徐音恭帥所類反下將帥同後篇放此疏正義曰毛以為王所將戎車所駕之四牡形容脩長而又廣大其大之貌則有顒然以此之强薄伐玁狁之國以為天子之大功也非直車馬之强又有威嚴之將恭敬之臣而共典掌是兵武之事其嚴者威敵厲衆敬者撫和上下既有此文武之臣共掌兵事以此而往故當克勝而安定王國也鄭唯據吉甫為異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傳焦穫周地

接于玁狁者箋云匪非茹度也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
言玁狁之來侵非其所當度爲也乃自整齊而處周之
焦穫來侵至涇水之北言其大恣也織文鳥章白旆央
央傳鳥章錯革鳥爲章也白旆繼旐者也央央鮮明皃
箋云織徽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傳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
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箋云鉤鉤鞶行曲
直有正也寅進也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啟突敵陳

之前行其制之同異未聞音義茹如豫反徐音如穫音護爾雅十藪周有焦護

鎬胡老反王云京師度徒洛反下同織音志又尺志反注同白茷本又作斾蒲貝反繼旐曰茷左傳云蒨茷是也一曰斾與茷古今字殊央音英或於良反下篇同徽音輝將子亮反下大將同後篇將帥放此著知略反乘繩證反行户郎反注前行同夏户雅反鉤古侯反股音古今經注作鞶無股字以先之先蘇薦反陳直覲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王師已行數玁狁之罪故陳其放恣言玁狁之所侵者非其意所當度乃整齊而處我周之焦穫之地又侵鎬及北方之地至於涇水之北侵及近地實為太甚故以當合征之而將帥以下皆有徽織之象其文有鳥隼之章以帛為行斾央央然鮮明皆有致死之備以行也又有戎車十乘以在軍先欲以啟突敵陳之前行由玁狁之恣而用伐之鄭唯據吉甫為異傳正義曰釋地云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

是也其澤藪在𦤎中而藪外猶焦穫所以接于玁狁也孫炎曰周岐周也以焦穫繼岐周言之則於鎬京為西北矣以北狄言之故為北方耳箋正義曰以北狄所侵故知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也整齊而處之者言其居周之地無所畏憚也鎬方雖在焦穫之下不必先焦穫乃侵鎬方據在北方在焦穫之東北若在焦穫之内不得為長遠也水北曰陽故言涇水之北涇去京師為近故言大恣毛不解鎬方之文而出車傳曰朔方近玁狁之國鎬方文連則傳意鎬亦北方地也王肅以為鎬京故王基駮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歸來也故劉向曰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為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孫毓亦以箋義為長傳正義曰釋天云錯革鳥曰旟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縿也鄭志荅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是也故箋云鳥隼之

文章王知隼者以司常云鳥隼爲旟釋天云繼旐曰旆故云白茷繼旐者也茷與旆古今字也故定四年左傳曰綪茷旃旌亦旆也以其繼旐垂之因以爲狀故曰胡不旆旆此旟而言旐者散則通名箋正義曰言徽織者以其在軍爲徽號之織史記漢書謂之旗幟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也傳云革鳥爲解不明故云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謂此織文鳥章白茷央央也以絳爲縿畫爲鳥隼又絳爲旒書名於末以爲徽織知者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云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織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也又曰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織所以顯别衆官樹之於位朝者各就焉覲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旌旗之細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盖

其制也徽織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為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别也由此言之則徽織者其制亦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故鄭云旌旗之細以皆著於衣理不宜長以無長短之制故引士喪長半幅以證之士喪注云牢幅一尺絳幅二尺除去降直是銘長三尺也故士喪禮竹杖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鄭云此蓋其制以死之銘旌即生之徽織鄭引士喪禮以證自王以下旌旆雖有等差其徽織疑同長三尺以同著於衣不宜差降則此徽織亦縿長一尺畫鳥隼旆長二尺書名於末九旆之物皆用絳則此亦絳也言白旆者謂絳帛猶通帛為旝亦是絳也言各畫其象者以其徽雖短之令小皆本之建旗故司常云大喪供銘旌注云王則太常也又引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是自王以下徽織皆畫其所當建也此獨言鳥章者周禮軍行百官建旗舉百官者所以統其餘也言將帥以下者大司馬曰仲夏教茇舍辨號名

之用帥以門名注云號名者徽織所以相别也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至五長是將帥以下自五長以上不見士卒其有無不明蓋亦各有之矣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謂百官以職從王者象其所建旌旂畫之謂之爲事州里各象其名者謂州長至比長象其所建之旌旂謂之爲名家各象其號者謂鄉大夫采地之臣象其所建之旌旂謂之爲號此唯有三寀大司馬仲夏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雖有六與司常事名號三者不殊但司馬細别言之耳帥以門名者帥謂六軍之將皆命鄉營所治國門以在門所建之旌旂爲徽織之此帥從伍長以上但以鄉統名馬事則司常官府各象其事是也縣鄙各以其名者謂六遂縣正以下至鄰長鄉以州名者謂州長至比長野以邑名者謂六遂以外公邑大夫此三者即司常所云州里各象其名也家以號名者即司常云家

象其號也百官各象其事者即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也傳正義曰夏后氏曰鉤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司馬法文也先疾先良傳因名以解之箋正義曰箋以毛因而增解遂解其名以明義春官巾車職曰金路鉤樊纓注云鉤讀如婁領之鉤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是也鉤鞶之文定本鉤鞶作鉤般此實在馬駕乃設之巾車以為車飾故得車取名馬鄭兼言鞶者并舉其類以曉人猶上傳云物毛物也周禮革路無鉤此特設鉤故以名車也此車備設鉤鞶其行曲直有正故云先正也或即鄭云曲直有正蓋謂此車行鉤曲般旋曲直有正不必為馬飾也寅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云先疾也其元戎者傳已訓元為大故鄭不復解之言大車之善者故云先良也無文論其形故云同異制未聞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傳輊摯佶正

也箋云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摯從前視之如軒然後
適調也佶壯健之貌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傳言逐出之
而已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傳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
憲法也箋云吉甫此時大將也音義輊竹二反佶其乙反又其吉反摯音
至大音泰疏正義曰毛以為王征玁狁既出鎬方玁狁退王身還反而使吉甫逐之故此章更敘車馬之盛
言兵戎之車既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
是適調矣其所駕四牡之馬既正大矣且須復閑習吉
甫以此薄伐玁狁敵不敢當遂追奔逐北至于大原之
地王師所以得勝者以有文德武功之臣尹吉甫其才
略可為萬國之法受命逐狄王委任焉故北狄遠去也
鄭以為元來吉甫獨行以佶為壯健為異餘同傳正義

曰不言與戰經云至于大原是宣王德盛兵强玁狁奔走不敢與戰吉甫直逐出之而已采芑出車皆言執訊獲醜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耳何休曰時齊桓公力但可驅逐之而已義與此同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傳祉福也箋云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傳御進也箋云御侍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侯

誰在矣張仲孝友傳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箋云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音義飲於鴆反注同炰白交反徐又甫交反鼈畢滅反膾古外反鯉音里疏正義曰毛以爲吉甫逐出玁狁遠出中國有功而歸王以燕禮樂之則歡喜既多受賞賜之福也王所以燕賜之者以其來歸自鎬其處迴遠我吉甫之行日月長久矣故今王飲之酒進其宿在家諸同志之友與俱飲以盡其歡又加之以炰鼈膾鯉珍美之饌燕賜厚矣其所進諸友之中維復誰在其中間矣有張仲其性孝友在焉言吉甫之賢有此善友因顯所任得人外則使文武之臣征伐內則與孝友之臣處內亦所以爲美也鄭唯吉甫元帥專征又以御爲侍言飲酒則有侍者諸友舊恩之人以此爲異餘同箋正

義曰鄭以諸友侍之爲尊崇之意其義勝進故易傳也言加珍美之饌者以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魚鼈非常膳故云加之箋以侯誰在矣是問吉甫諸友之辭故知張仲吉甫之友也爾雅李巡注云張姓仲字其人孝故稱孝友

六月六章章八句

序采芑宣王南征也音義芑音起徐又求己反疏正義曰謂宣王命方叔南征蠻荆之國上言伐此云征便辭耳無義例也言伐者以彼有罪伐而討之猶執斧以伐木言征者已伐而正其罪故或并言征伐其義一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傳興也芑菜也田一歲

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箋云興者新美之喻和治其家養育其身也士軍士也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傳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為將也涖臨師衆干扞試用也箋云方叔臨視此戎車三千乗其士卒皆有佐師扞敵之用爾司馬法兵車一乗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羡卒盡起方叔率止乗其四騏四騏翼翼箋云率者率此戎車士卒而行也翼翼壯健貌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

革傳𩐤赤貌鉤膺樊纓也箋云茀之言蔽也車之蔽飾象席文也魚服矢服也鞗革轡首垂也音義菑側其反郭云反草曰菑畬音餘涖本又作莅音利又音類沈力二反扞胡旦反乘繩證反下一乘同卒子忽反下皆同羨錢面反餘也又徐薦反𩐤許力反茀音弗鞗音條樊步干反馬大帶也疏正義曰言人須芑為菜我薄采此芑於何處乎當於彼新田於此菑畝之中以新田菑畝謂已和耕其田生長其芑必肥美可食故於此采之也以與人須為軍士我薄取人於何處乎當於彼蒙教於此被育之家以蒙教被育已和治其家養育其身士必勇武可用故於彼取之也既於新美被養處召得軍士而大將方叔臨視之其車衆之多中有三千乘矣其士皆有佐師扞敵之用是取之得人也大將方叔率之以行乃自乘其四騏之馬此四騏之馬翼翼然甚壯健矣又此所

駕路車有奭然而赤其車以方文竹簟之席為之蔽飾其上所載有魚皮為矢服之器其馬妻頷有鉤在膺有樊纓之飾又以絛皮為轡首之革而垂之方叔既率士衆乘是車馬往征之傳正義曰陸璣疏云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鴈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是也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釋地文菑者災也畬和柔之意故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是也臣工傳及易注皆與此同唯坊記注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坊記引易之文其注理不異當是傳寫誤也田耕二歲新成柔田采必於新田者新美其菜然後采之故以喻宣王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也箋解采之新田耕其田土所以得其新美者正謂和治其家救其飢乏養育其身不妄征役也二歲曰新田可言美菑始一歲亦言於此菑畝者菑對未耕亦為新也且

菑殺草之名雖二歲之後耕而殺草亦名爲菑也鄭謂熾菑南畆爲耕田是柔田之耕亦爲菑也于此菑畆文在新田之下未必一歲之田也箋正義曰天子六軍千乘今三千乘則十八軍矣所以然者宣王承厲王之亂荆蠻内侵衆少則不足以敵之故羨卒盡起而有此三千也地官小司徒職曰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起軍之法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唯田獵與追寇皆盡行耳今以敵强與追寇無異故羨卒盡起羨餘也以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也若然彼三等之家通而率之家有二人半耳縱令盡起唯二千五百乘所以得有三千者蓋出六遂以足之也且言家二人三人者舉其大率言耳人有死生數有改易六鄉之内不必常有千乘況羨卒豈能正滿二千五百也當是於時出軍之數有三千耳或出於公邑不必皆鄉遂也傳正義曰瞻彼洛矣云靺韐有奭彼芽

蒐染為韎故知赤貌也言鉤膺樊纓者以此言鉤是金路故引金路之事以說之在膺之飾唯有樊纓故云鉤樊纓也巾車注云鉤婁頷之鉤也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為之是鉤用金在頷之飾也彼注又曰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鞅金路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是帶鞅在膺故言膺以表之也巾車金路同姓以封也今方叔所乘者或方叔為同姓也又下云方叔元老則方叔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公雖非同姓或亦得乘金路矣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戰所乘此時受命率車未至戰時故不言戎車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傳鄉所也箋云中鄉美地名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箋云交龍為旂龜蛇為旐此言軍衆將帥之車皆備方叔率止約軝錯衡

八鸞瑲瑲傳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瑲瑲聲也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傳朱芾黄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珩聲也葱蒼也三命葱珩言周室之强車服之美也言其强美斯劣矣箋云命服者命為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也音義軝祈支反廣雅云轂篆錯如字沈七故反瑲本亦作鎗七羊反徐七羮反芾本又作紼或作紱皆音弗下篇赤芾同瑲本又作創亦作鎗同皆七羊反珩音衡皇音煌又音晃朱衣裳本或作朱衣纁裳纁衍字疏正義曰言方叔為將既率戎車將率而行乃乘金車以朱纏約其轂之軝錯置其文於車之上衡車行動其四馬八鸞之聲瑲

瑲然其身則服其受王命之服黄朱之芾於此煌煌然鮮美又有瑲瑲然之聲所佩蒼玉之珩以此車服之美而往征伐也傳正義曰說文云軝長轂也則轂謂之軝考工記說兵車乘車其轂長於田車是為長轂也言朱而約之謂以朱色纏束車轂以為飾輪人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容者治轂為之形容也篆轂約也蓋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知約以朱者以上言鉤膺是陳金路之事也金路以金為飾轂色宜與金同且言路車有奭奭是赤貌故知約必用朱也知錯衡必為文衡者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注無云焉不知何所用也黄朱芾者以言斯皇故知黄朱也斯干傳曰天子純朱諸侯黄朱皆朱芾據天子之服言之也於諸侯之服則謂之赤芾耳玉藻云一命緼韍黝珩再命赤韍黝珩三命赤韍葱珩是據諸侯而言也彼云又累一命至三命而止而云葱珩則三命以上皆葱珩也故云三命葱珩明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

此上三章皆云其車三千言周室之强路車朱芾言車服之美也必言其强美者斯劣弱矣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有孝慈明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盛矜於强美者斯爲宣王承亂劣弱美而言之也箋正義曰鄭解服其命服之節言此命服者今方叔爲受王命之服也言受王命之時王以此服命之故方叔服之而受命也知者春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注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是朱之淺者故得以朱表之周禮志云韋弁素裳此連言朱裳者以經云朱芾芾從裳色故知裳亦朱也不用戎服素裳者以其命將非在軍不可純如之也亦變爲美故雜以祭服之飾焉此本或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纁裳者誤定本亦無纁字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傳戾至也箋云隼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爰於也

亦集於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行也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箋云三稱此者重師也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傳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鞠告也箋云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此言將戰之日陳列其師旅誓告之也陳師告旅亦互言之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傳淵淵鼓聲也入曰振旅復長幼也箋云伐鼓淵淵謂戰時進士衆也至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振

猶止也旅衆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音義鉦音征說文云鐃也又云鐲也鞠居六反將戰此如字餘並子匠反闐徒顚反長張丈反下長同疏正義曰鴥然而疾者彼飛隼之鳥也其飛乃高至天雖能高飛亦集其所止之處不妄飛以興彼勇武之衆其勇能深入於敵雖則勇勁亦禀於將帥之命不妄動也以此勁勇之征伐故方叔臨視之行其車之衆有三千乘皆有佐師扞敵之用方叔既臨視乃率之以行也未戰之前而陳閱軍士則有鉦人擊鉦以静之鼓人伐鼓以動之至于臨陳欲戰乃陳師陳旅誓而告之以賞罰使之用命明信之方叔既誓師衆當戰之時身自伐鼓率衆以作其氣淵淵然為衆用力遂敗蠻荆及至戰止將歸又敛陳振旅伐鼓闐闐然由將能如此所以克勝也箋正義曰釋鳥云鷹隼醜其飛也翬舍人曰謂隼鷂之屬翬翬其飛疾羽聲也郭璞云

鼓翅翬翬然疾是急疾之鳥也說文曰隼鷙鳥也陸璣疏云隼鷂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定本士卒勁勇作至勇傳正義曰周禮有錞鐲鐃鐸無鉦也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即鐃也鼓人云以金鐃止鼓大司馬云鳴鐃且卻聞鉦而止是鉦以靜之大司馬又曰鼓人三鼓車徒皆作聞鼓而起是鼓以動之也說文又曰鐲鉦也鐃也則鐲鐃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鐘是鐲亦名鉦也鐲似小鐘鐃似鈴是有大小之異耳俱得名鉦但鐲以節鼓非靜之義故知鉦以靜之指謂鐃也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陳獨然依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箋正義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戎是大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也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歸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以此出當用之故以脩治兵事為名入則休息故以整衆

為名其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為祠兵其禮治兵則幼賤在前振旅則尊老在前釋文云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故此傳云入曰振旅復長幼是反為尊卑也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文也公羊為祠兵此言出曰治兵者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為誤故經改其文而引之必引此文者取其禮一也以淵淵闐闐俱是鼓聲淵淵謂戰時衆進闐闐謂戰止將歸而伐鼓之上不言治兵振旅之下不言伐鼓是二句自相互也所以得互相發見正由其禮一也故引此傳以證之長幼出入先後不同而云禮一者謂擊鼓動衆坐作進退如一也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傳蠢動也蠻荆荆州之蠻也箋云大邦列國之大也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傳元大也五官

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壯大猶道也箋云猶謀也謀兵謀也方叔率止執訊獲醜箋云方叔率其士衆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衆以還歸也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傳嘽嘽衆也焞焞盛也箋云言戎車既衆盛其威又如雷霆言雖久在外無罷勞也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箋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往伐蠻荆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音義蠢尺允反爾雅不遜也訊音信嘽吐丹反徐音他焞吐雷反又他屯反本又作啍同霆音廷徐音挺又音定罷

音皮疏正義曰上章未言所伐之國故於此本之言我所伐者乃蠢蠢爾不遜之蠻荆不尊王命侵伐鄰國動為寇害與大邦為讎怨列國之大尚致讎怨其傍小國侵害多矣故我方叔天子之大老能光大其軍謀之道以討之既得克勝方叔乃率其士衆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衆以還歸也方叔士衆所乘戎車嘽嘽然衆焞焞然盛如霆之發如雷之聲可畏言方叔善於用衆雖久不勞也如此明信之方叔其功大矣昔日共吉甫已征玁狁之國今又特往征伐蠻荆皆使之來服於宣王之威言其每有大功也毛為猶道鄭以為猶謀也軍之道亦謀也傳正義曰蠢動釋詁文也釋訓云蠢不遜也郭璞曰蠢動為惡不謙遜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者曲禮下文也引之者以證其稱老之意然則是時方叔為五官之伯故稱上傳云方叔卿士元老皆兼官也以軍將皆命卿故言卿士為元帥故以上公兼之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箋東都王城也音義攘如羊反除也竟音境械戶戒反三蒼云械總名也說文云無所盛曰械復會之復扶又反選宣兖反數也沈思戀反下同

疏正義曰以詩次有義故序者每乘上篇而詳之言内修政事外攘夷狄者由内事修治故能外平强寇即上二篇南征北伐是也不言蠻言夷者總名也既攘去夷狄即是復境土是爲復古也案王制注云以爲武王因殷之地中國三千海隅五千至周公成王斥大九州之界乃中國七千海隅萬里彼注者據文而

言耳其實武王與成王之時土境不甚相遠也何則武王崩後王室流言四國背叛不暇外討三監既定即為太平制禮便云大界以此知其境土廣狹不得相懸也王制據其初伐紂言耳武王之末境應稍大言復文武之境土以文武周之先王舉以言之此當復成康之時也何則文王未得天下其境與武王不同而配武言之明為先王而言也成初武末土境略同故舉文武而言大界王制之法據禮為正耳不然豈周公數年攝政能使三倍大於武王據去夷狄仍小成王三倍且宣王中興明君美其復古比諸成康纔四分之一則展也大成徒虛言耳若宣王復古始廣三千則厲王之末當城壞壓境以文逆意理在不然故知復古復成康之時以文武先王舉而言之耳言修車馬即首章二章上二句是也言備器械攻戰之具三章建旐設旄之類是也復會諸侯於東都四章是也言復者對上篇為復猶卷耳言又也因

田獵即六章七章是也而選車徒即三章上二句是也經先言選徒序先言田獵者選徒然後東行故經先言之序以選徒本為田獵故言因田獵選車徒也言因者以會為主因會而獵也王者能使諸侯朝會是事之美者故以會諸侯為主焉上三章先致其意首章致會同之意二章三章致田獵之意故云駕言搏獸皆致意之辭未實行也四章言既至東都諸侯來會五章言田獵之後頌射餘獲之禽六章七章言田獵之事卒章總歎美之也頌餘獲射在田獲之後而先田言之者以射是諸侯羣臣之事因上章諸侯來會而即說之令臣事自相次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傳攻堅同齊也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强也田獵齊足尚疾也四牡龐龐駕言徂

東傳龎龎充實也東洛邑也音義豪户刀反依字作毫也龎鹿同反徐扶公

反疏正義曰宣王言我會同之戎車既堅緻矣我戎馬既齊力矣四牡之馬龎龎然充實矣當為我駕我當乘之以往東都與諸侯行會同也傳正義曰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釋畜文也尚純尚强尚疾是毛以義增解之也齊其毫毛尚純色齊其馬力尚强壯齊其馬足尚迅疾也引之者證經既同為齊力之義因連引宗廟田獵之全文李巡曰祭於宗廟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某氏曰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載干戈之屬舍人曰田獵取往於苑囿之中追飛逐走取其疾而已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傳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

為樧間容握驅而入轚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音義甫毛如字大也鄭音補謂圃田鄭藪也芟魚廢反褐音曷樧魚列反何魚子反門中闑轚音計劉兆注穀梁云繼也本又作轚音同或古歷反射食亦反抗苦浪反舉也綏本亦作緌而隹反下同頃苦頴反甫田之甫舊音晡十藪鄭有圃田下同毛依字甫大也䟽正義曰毛以為宣王言我田獵之車既善好四牡之馬又甚盛大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草可以就而田獵焉當為我駕此

車馬我將乘之而往狩獵於彼言既會諸侯又與田也鄭唯以東有甫草爲圃田之草爲異耳傳正義曰以田法芟草爲防是廣大之處故訓甫爲大也謂寛大之地有草可芟故言甫草也因而廣言田獵之法次在大草之意田獵者必大芟殺野草以爲防限作田獵之場擬殺圍之處或復止舍其中謂未田之前誓士戒衆故教示戰法當在其間止舍也其防之廣狹無文既爲防限當設周衛而立門焉乃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爲門之兩傍其門蓋南開並爲二門用四旃四褐也又以褁纏椹質以爲門中之闑間車軌之裏兩邊約車輪者其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爲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入此門當馳走而入不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馬若驅之其軸頭擊著門傍旃竿則不得入也所以罰不工也以天子六軍分爲左右雖同舍防内令三軍各在一方取左右相應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以此

故有二門也此屬夏苗之田也周禮仲夏教茇舍鄭云茇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此苗田即草止明茇草止其中馬或舍其中也以教戰即軍禮同故言軍有草止之法仲夏舉草舍之法田禮皆當然也故仲冬教大閱云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注云萊芟除可陳之處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鄭云芟除可陳之處是芟草爲教戰之所傳言田者大芟草以爲防則芟草爲田獵之處明先獵以教戰合圍又在間焉二者同處也鄭以最南一表以北百步爲二表又北百步爲三表又北五十步爲四表謂之後表是四表二百五十步也以下有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故言左右之廣當容三軍但步數未聞耳彼又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

敘和出左右注云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敘和出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彼旌即此旃也彼言敘和出此言驅而入不同者此據質明時初入和門既入同在後表之中將以教戰也既誓從後表前至第二表一弊其旗車徒皆坐又從第二表至前第三又然又從前第三至最前退卻教振旅至後表禮畢當從是以出田故敘和出左右與此終始各舉其一故不同也計立旌爲門當在教戰之前周禮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文在教戰下者以教戰之時直言建旌後表之中不說入門之事故不言立門教畢以敘和出因其將出而言立門故文在下其實戰之前門已先設也教戰既畢士卒出和乃分地爲屯既陳車驅車卒奔驅禽納之於防然後焚燒此防草在其中而射之天子先發然後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發謂發矢射之也其天子發則先抗舉其大綏諸侯發則舉其小綏必舉此綏爲表天子諸侯殺之時因獻其禽於其下也故戰不出所期之項田不出所

芟之防不逐奔走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抗
綏謂既射舉之因置虞旗於其中受而致禽焉受禽獵
止則弊之故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
綏注云下謂弊之是殺禽己訖田止而弊綏也各舉終
始之一故與此不同也此等似有成文未知其事所出
昭八年穀梁傳曰芟蘭以為防以葛覆質為槸與此不
同鄭志答張逸云戰有頃數不能盡其多少猶今戰場
者不出其頃界田者不出其防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
以火田則用火田獵唯在冬耳此言焚而射之自焚所
芟之草非放火田獵四時皆焚之也故地官山虞澤虞
皆云大田萊山田之野言大田則天子四時之田皆然
矣既萊其地明悉焚之此時王仍未至東都非正田之
時毛因大草廣言獵法不謂此時即然也箋正義曰以
下云搏獸于敖敖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不宜為大故
易之為圃田之草且東都之地自有圃田故引爾雅以
證之鄭有圃田釋地文也郭璞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

田澤是也職方曰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内故宣王得往田焉

之子于苗選徒嚻嚻傳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嚻嚻聲也維數車徒者為有聲也箋云于曰也建旐設旄搏獸于敖傳敖地名箋云獸田獵搏獸也敖鄭地今近滎陽

音義嚻五刀反或許驕反數所主反搏音博舊音傅近附近之近

疏正義曰毛言宣王欲嚮東都之時其是子羣吏之有司於是為將夏田之苗選數車徒不為讙譁唯數者有聲嚻嚻然言時官人皆能其事也既選車徒王言當建立旐於車而設旄牛尾於旐之首與旐同建我當乘之往搏取禽獸於敖地也鄭以于為曰則之子斥宣王為異耳傳正義曰大司馬仲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選車徒謂數擇之也此時事與彼

同則有司謂羣吏有事者大司馬之屬矣傳以之子為有司下文之子亦非王身當謂凡從王者非獨司馬官屬也夏獵曰苗則此時宣王為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者是獵之總名但冬獵大於三時故狩為冬獵名耳非宣王發意嚮東都歷冬夏也下云有聞無聲則在軍不得讙譁而云嚻嚻之聲故知唯數者為有聲箋正義曰傳之訓于為於為往無為曰者箋以為曰則與傳不同言之子曰曰則是命事之辭之子當斥宣王不得為有司也下云之子于征亦謂宣王行也但不訓于字則于征當為往征矣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傳言諸侯來會也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傳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也箋云金舄黃朱色也音義舄音昔繹音亦見賢遍反下同疏正義

曰言宣王之至東都四方諸侯駕彼四牡之馬而來其四牡之馬則奕奕然閑習既朝見於王而服赤芾金舄之飾與王行會同之禮者有陳于會同之位言各以爵之尊卑陳列於其位次者傳正義曰言諸侯赤芾則天子當朱芾也言金舄達屨者天官屨人注云舄有三等金舄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此云金舄者即禮之赤舄也故箋云金舄黄朱色加金為飾故謂之金舄白舄黑舄猶有在其上者為尊未達其赤舄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此舄也而言屨屨通名以舄是祭服尊卑異之耳故屨人兼掌屨舄是屨為通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宗伯文也定本云殷頫曰同誤也注云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如是則會同其禮各別不得並行之矣且此時王與諸侯會東都非十二年之事

言同者以會同對文則别散則義通會者交會同者同聚理既是一故論語及此連言之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傳決鉤弦也拾遂也佽利也箋云佽謂手指相次比也調謂弓强弱與矢輕重相得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傳柴積也箋云既同已射同復將射之位也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也音義決本又作抉或作抉同古穴反佽音次説文子利反云便利也比毗志反柴子智反又才寄反説文作㧘士賣反中丁仲反下中者同疏正義曰此章言諸侯從王田罷賜射餘獲之事也言時諸侯所有決之與拾既與手指相比次而和利矣弓之與矢既强弱相得而調適矣既田畢王以餘獲之禽賜之則以此射夫而取之此射夫皆已射一番若中得禽

者既同復將射之位欲更射以求禽也若以射之而不中者則又助我中者舉積禽此文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也其大夫亦在獲射之中則此可以兼焉諸侯而謂之射夫者夫男子之總名箋正義曰傳以佽爲利其義不明故申而成之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手指相比次而後射得和利故毛云佽利謂相次然後射利非訓佽爲利也言調謂弓强弱與矢輕重相得者弓體有强弱各其力之所便又弓矢之各有安危調之使相得田無射禮唯既田乃有班餘獲射在於澤宮言同復將射之位在澤宮之位也以言助我舉積是不得射者助他人也故射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矣鄉射禮云禮射不主皮不勝者降即此是也此謂士大夫以上有禮射者庶人則以主皮當禮射故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是也

四黄既駕兩驂不猗傳言御者之良也不失其馳舍矢

如破傳言習於射御法也箋云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音義猗於寄反又於綺反舍音捨椎直追反疏正義曰王既會諸侯乃與之田言王乘四黃之馬既駕矣兩驂之馬不相依倚御者節御此馬令不失其馳騁之法故令射者舍放其矢則如椎破物能中而駛也言御良射善所以美之箋正義曰駟鐵云六轡在手箋云言馬之良此云御良者雖馬御相須而設文有意彼云在手主說馬良不用御者之力故言在手而已此云驂不相倚乃御者使之然故云御良各覩其文而為說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傳言不讙譁也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傳徒輦也御御馬也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一曰乾豆

二曰賔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䯚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箋云不驚驚也不盈盈也反其言美之也射右耳本射當為達三十者每禽三十也音義讙音歡又音喧譁音花庖蒲茅反膘頻小反又扶了反三蒼云小腹兩邊肉也說文云脅後髀前肉也本亦作髀蒲禮反或又作䯚射食亦反

下射左髀同髃本亦作髃音愚又五厚反謂肩前也說文同郭音偶謂肩前兩間骨何休注公羊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腢中心死疾鮮絜也又五回五公二反射右耳食亦反脾本文作髀方爾反又蒲禮反謂股外䏿餘繞反又胡了反謂水膝也字書無此字一本作髎音羊紹反又羊招反呂忱于小反本或作膘踐子淺反

疏正義曰言王之田獵非直射良御善又軍旅齊肅唯聞蕭蕭然馬鳴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敢有讙譁者徒行輓輦者與車上御馬者豈不警戒乎言以相警戒也君之大庖所獲之禽不充滿乎言充滿也傳正義曰諸徒皆為徒行此獨以為輦者釋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爾雅特釋此文故依而為說地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治其輦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營司馬法輦有一斧一斤一鑿一梩周輦加二板二築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會田獵人輓輦以徒行也徒既為輦者故御為御馬者也

以此美宣王之歌故知不驚不盈聲而疊之故箋反其言美之此爲美之深者也鄭於此申毛者以鄂不韡韡不從毛說以上未有此比故於是言之明以後此類皆然矣傳又因經大庖不盈廣言殺獸充庖之事一曰乾豆謂第一上殺者乾足以爲豆實供宗廟也二曰賔客謂第二殺者别之以待賔客也三曰充君之庖謂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廚也君尊宗廟敬賔客故先人而後已取其下也又分别殺之三等故自左膘而射之達過於右肩髃爲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絜美故以爲乾豆也射右耳本箋云射當爲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爲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故以爲賔客也不言自左者蒙上文可知射左股髀而達過於右脅髃爲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充君之庖也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達於右髃獨言射左髀則上殺達於右髃當自左脅也次殺右耳本當自左肩髃也不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左髀可推而知

也王制及公羊穀梁皆云充君之庖無庖字鄭云庖今之廚則傳本亦無廚字廚衍字也定本亦無廚字箋知射當為達者以射必自左不得從右而射且與上下不類故知當為達也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翦毛不獻謂在傍而逆射之二者皆為逆射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者惡其害幼少此不能使獵者無之自君所不取以示敎法耳禽雖多擇取三十焉鄭云三十者每禽三十以君之獵不宜諸種止取三十故以為每禽焉則宗廟賔客君庖各十也其餘每禽三十之外以與卿大夫士習射澤宫所謂班餘獲射也不言諸侯諸侯不常在卿大夫尚得與射諸侯在射可知也以大獸公之非復己物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禽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此當有成文書傳穀梁傳與此略同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傳有善聞而無諠譁之聲箋云晉

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箋云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也音義聞音問注同本亦作問讙呼端反又作誼譁音花去起呂反疏正義曰毛以為是從王往行羣臣有善聞而率其所部無誼譁之聲王能使所從若是信矣君子宣王誠實也其功大成言太平也鄭以之子斥宣王為異耳箋正義曰事在哀二十七年左傳曰晉荀瑶伐鄭次於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陳成子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是其事也留柳不同蓋所據書異穀本齊邑而引之者證無聲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序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馬疏正義曰作吉日詩者美宣王田獵也以宣王能慎於微事又以恩意接及羣下王之田獵能如是則羣下無不自盡誠心以奉事其君上馬由王如此故美之也慎微即首章上二句是也接下卒章下二句是也四章皆論田獵言田足以總之時述此慎微接下二事者以天子之務一日萬幾尚留意於馬祖之神為之祈禱能謹慎於微細也人君遊田或意在適樂今王求禽獸唯以給賓是恩隆於羣下也二者人君之美事故特言之也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述宣王接下之義於經無所當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傳維戊順類乘牡也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禱禱獲也箋云戊

剛日也故乘牡為順類也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箋云醜衆也田而升大阜從禽獸之羣衆也音義禱丁老反馬祭也說文作禂為之之為于偽反疏正義曰言王於先以吉善之日維戊也於馬祖之伯既祭之求禱矣以田獵當用馬力故為之禱祖求其馬之強健也田獵之車既善好四牡之馬甚盛大王乃乘之升彼大陵阜之上從逐其羣衆之禽獸言車牢馬健故得歷險從禽是由禱之故也傳正義曰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四時各有所為祭之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祭必用戊者日有剛柔猶馬有牝牡將乘牡馬故禱用剛日故云維戊順其剛之類而乘牡馬知伯馬祖

者釋天云既伯既禱馬祭也爲馬而祭故知馬祖謂之天伯伯者長也馬祖始是長也鄭云馬祖天駟釋天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鄭亦引孝經說曰房爲龍馬是也言重物慎微者重其馬之爲物慎其祭之微者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是謹慎其微細也言禱獲者爲田而禱馬祖求馬强健則能馳逐獸而獲之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傳外事以剛日差擇也獸之所同麀鹿麌麌傳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箋云同猶聚也麕牡曰麌麌復麌言多也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傳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音義麀音憂麌

愚甫反說文作噳云麋鹿羣口相聚也牝頻忍反徐扶盡反又扶允反麕本又作麇俱倫反復扶又反沮七徐反

疏正義曰毛以爲王以吉善之日庚午日也既簡擇我田獵之馬擇取强者王乘以田也至於田所而又有禽獸其獸之所同聚者則麀之與鹿麌麌然衆多遂以驅逆之車驅之於漆沮之傍從彼以至天子之所以獵有期處故驅禽從之也上言乘車升大阜下言獸在中原此云驅之漆沮皆見獸之所在驅逐之事以相發明也鄭唯以麌爲獸名爲異耳傳正義曰外事以剛日曲禮文也言此者上章順剛之類故言維戊擇馬不取順類亦用庚庚爲剛日故解之由擇馬是外事故也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則秋分以至春分馬在廐矣擇馬不必在廐得爲外事者馬雖在廐擇則調試善惡必在國外故也禮記注外事內事皆謂祭事此擇馬非祭而得引此文者彼雖主祭事其非祭事亦以外內而用剛柔故斷章引之也庚則用外必

用午日者蓋於辰午為馬故也差擇釋詁文釋獸云鹿牡麚牝麀是鹿牝曰麀也麌麌衆多與韓奕同則傳本作麌字箋正義曰釋獸云麕牡麌牝麜是麕牡曰麌也郭璞引詩曰麀鹿麌麌鄭康成解即謂此也但重言耳音義曰麕或作麏或作麜是為麜牡曰麌也由麜之相類又承鹿牡之下本或作麜牝者誤也釋獸又云麜牡麐牝麜下箋云祁當作麎麎麜牝是也必易傳者以言獸之所同明獸類非一故知其所言者皆獸名下其祁孔有傳訓祁為大直云其大甚有不言獸名不知大者何物且釋獸有麌之名故易傳而從爾雅也注爾雅者其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麎孔有與鄭同下箋云祁當作麎此麌不破字則鄭本亦作麌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傳祁大也箋云祁當作麎麎麜牝也中原之野甚有之儦儦俟俟或羣或友傳趨則儦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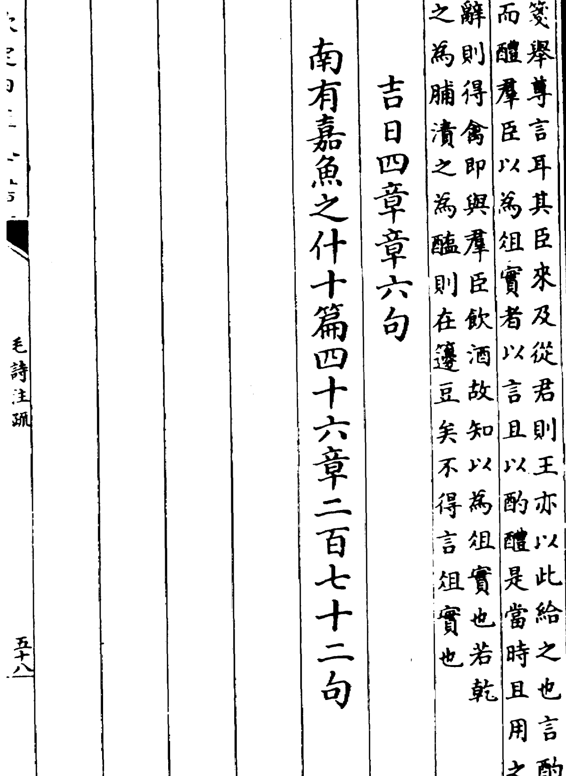
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箋云率循也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音義祁毛巨私反又止之反鄭改作麎音辰郭音脤何止尸反沈市尸反麋亡悲反儦本作麃又作爊表嬌反趨也廣雅云行也俟音士行也徐音矣射食亦反疏正義曰毛以為視彼中原之野其諸禽獸大而甚有謂形大而多也故儦儦然有趨者俟俟然有行者其趨行或三三為羣或二二為友是其甚有也既而驅逆之車驅而至於彼防虞人乃悉驅之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天子之射也鄭以為視彼中原之野其麋牝之獸甚有之言中原甚有麎餘同傳正義曰上言多有諸獸此宜說其行容獸行多疾當先言其趨故以趨則儦儦行則俟俟周語曰獸三為羣故二曰友友視於羣其數宜少

易損卦六三云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獸亦當然故二曰友三曰羣謂自三以上皆稱羣不必要三也驅禽之左右者此言安待天子謂已入防中乃虞人驅之故騶虞傳曰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騶職箋云奉是辰牡謂虞人與此待同也言驅禽之左右者以禽必在左射之或令左驅令右皆使天子得其左廂之便以其未明故箋又申之云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傳殪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箋云豕牝曰豝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傳饗醴天子之飲酒也箋云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賓客謂諸侯也酌醴酌而醴羣臣以為俎實也音

義挾子洽反又子協反又户頰反豝音巴殪於計反兕徐履反本又作光中張仲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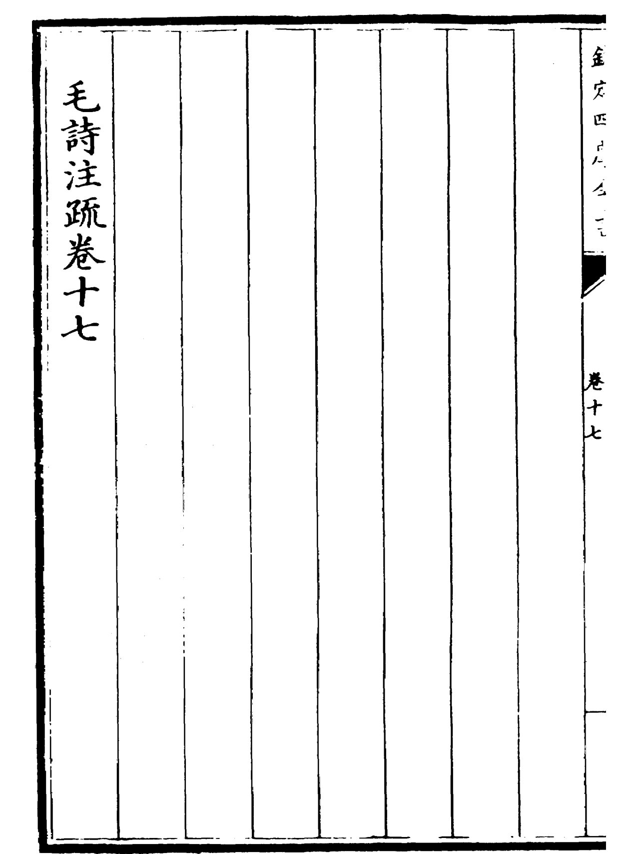
疏正義曰虞人既驅禽待天子故言既已張我天子所射之弓既挾我天子所射發之矢發而中彼小豝亦又殪此大兕也既殺得羣獸以給御諸侯之賓客且以酌醴與羣臣飲時為俎實也傳正義曰釋詁云殪死也發矢射之即殪是壹發而死也又解小豝大兕俱是發矢殺之但小者射中必死若於不能射中大者射則易中唯不能即死小豝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者即死異其文者言中微而制大也醴不可專飲天子之於羣臣不徒設醴而已此言酌醴者左傳天子饗諸侯每云饗醴命之宥是饗有醴者天子飲酒之故舉醴言之也箋正義曰御者給與充用之辭故言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知賓客謂諸侯者天子之所賓客者唯諸侯耳故周禮六服之內其君為大賓其臣為大客是也彼對文則君為大賓故臣為大客若散則賓亦客也故此賓客并言之此



箋舉尊言耳其臣來及從君則王亦以此給之也言酌而醴羣臣以爲俎實者以言且以酌醴是當時且用之辭則得禽即與羣臣飲酒故知以爲俎實也若乾之爲脯漬之爲醢則在籩豆矣不得言俎實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二句



毛詩注疏卷十七

毛詩注疏卷十七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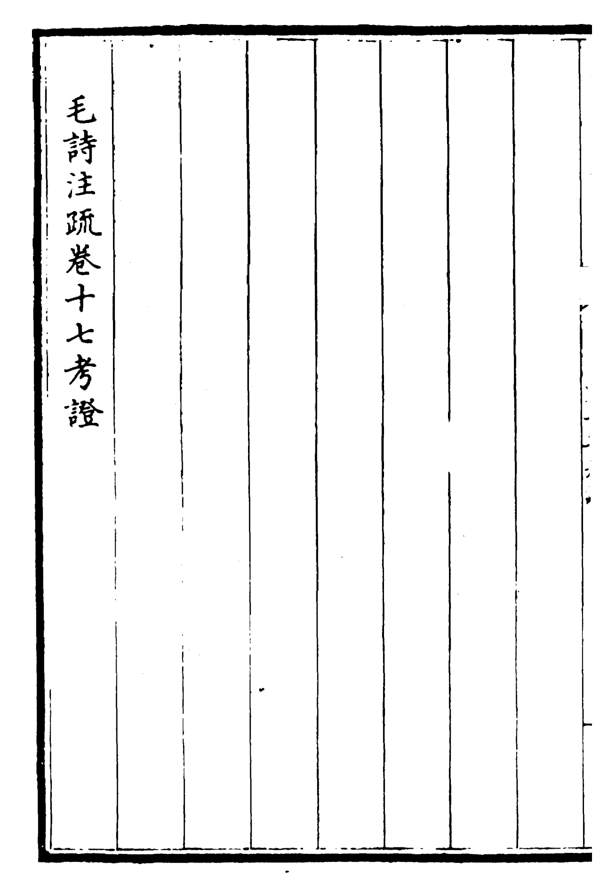
六月章我是用急○鹽鐵論作我是用戒

采芑章朱芾斯皇○芾白虎通作紼與車攻作赤紼同

嘽嘽焞焞○焞焞漢書作推推

車攻章東有甫草○甫草文選注作圃草後漢馬融傳注作圃草

吉日章儦儦俟俟○儦儦說文作伾伾漢書作駓駓



毛詩注疏卷十七考證

謹案第五頁後六行疏而車牽箋云刋本牽訛牽今改

第九頁後六行疏州十有二師諸本十有訛有十據尚書改正

第二十六頁後二行音義抉苦悅反諸本苦訛若據經典釋文改

第二十八頁後二行音義熾尺志反諸本尺訛反據經典釋文改

第三十二頁後六行疏故劉向曰諸本訛故知嚮

日今改

第三十三頁前二行疏績茷旃旌亦旆也績訛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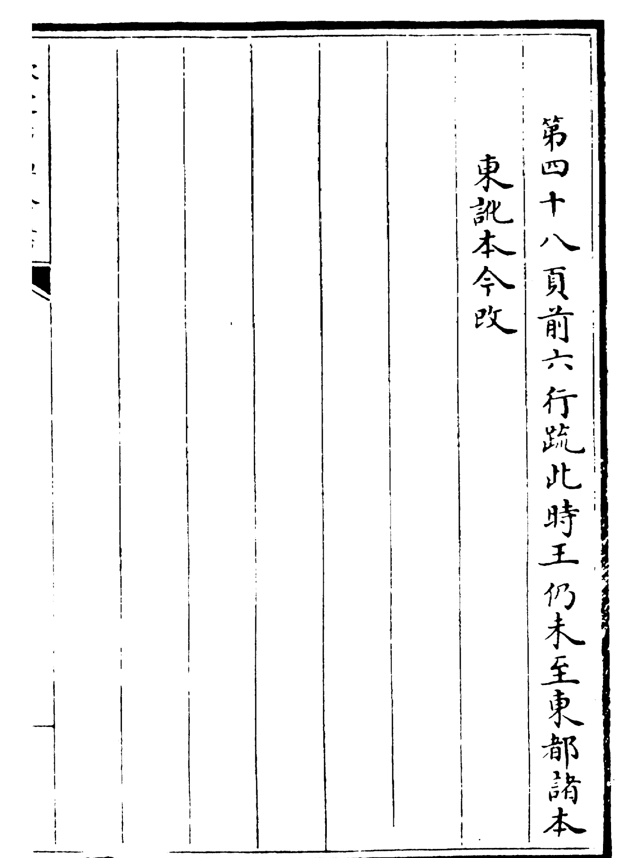
據左傳改

第四十六頁後五行疏間車軌之裏諸本間訛闌

軌訛軏據注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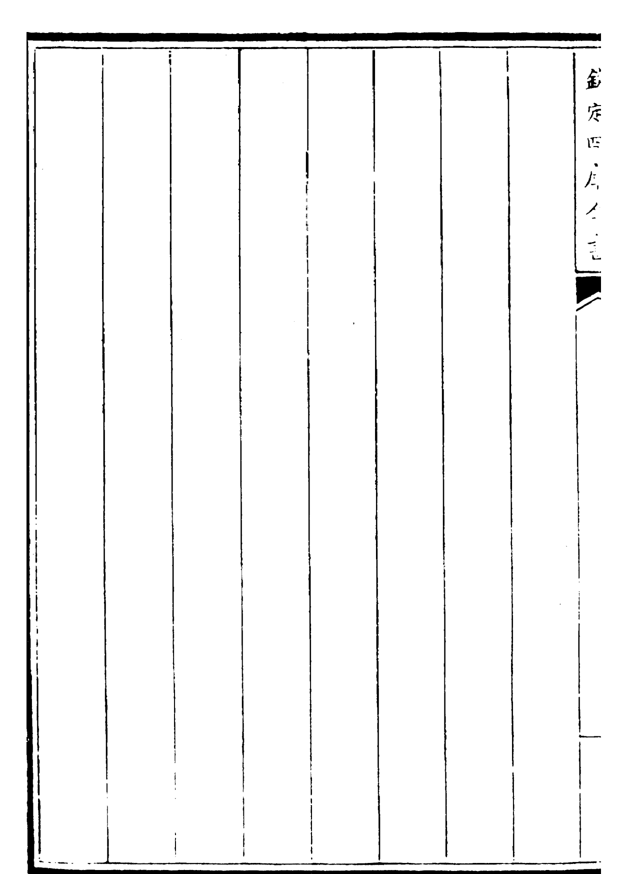
第四十七頁前四行疏萊芟除可陳之處諸本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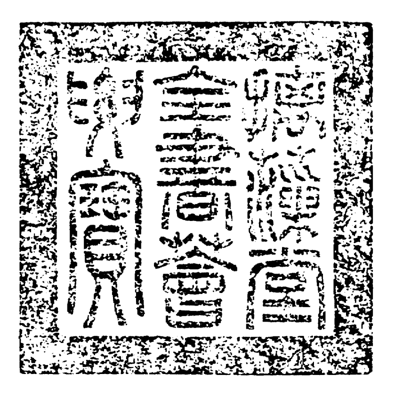
訛乘據周禮注改



第四十八頁前六行疏此時王仍未至東都諸本

東譌本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監生臣秦長馨